

水利人的艰辛与荣光

文/ 萧何

人类社会的历史，除了人与人的关系以外，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。而与自然的关系其最根本部分应该是与水的关系。纵观我国历史，从传说中的鲧、禹父子治水起，直到今天莫不如此！所谓善治国者，必先治水是也。其实道理也很简单，因为水是生命之源。人类逐水而居，只有生命之源得到保证，人类才能生存繁衍。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人类社会发展史，其实就是一部治水史！

正是由于生命之源这么一个无法替代的地位，人类对大自然的改造利用，再没有什么可以和水利工程相提并论了。就说说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吧，都江堰、郑国渠、灵渠等等，每一项经典水利工程，无论是横向的地域幅度，抑或是纵向的时间跨度，它们带来的福祉岂止是人类、又岂止是几代人，堪称受益生灵无数！事实上有些水利工程甚至直接改写了历史。如郑国渠，后世评价其作用意义时，说是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经济基础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没有郑国渠，秦虽也有可能统一六国，但至少时间会推迟许多年！稍晚些建成的灵渠便是明证。秦灭六国后，秦王嬴政为统一中国，着手开拓岭南。因军需运转困难，三年兵不能进。灵渠凿成后，运载粮草兵员有了水上通道，仅一年秦就统一了岭南。都江堰更不用说了，不仅成就了当年成都平原的天府之国，时隔两千多年，至今仍在发挥巨大作用。

如果说上面这些距我们有点远的话，那就说说阿拉宁波的骄傲。集阻咸、蓄淡、排洪、灌溉功能于一体，已有近 1200 年历史的它山堰，在宁波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。当年宁波奉化江与余姚江夹持的鄞西平原农田灌溉、通过鄞西的三条塘河及日、月两湖向城区居民供水、乃至改善当地的水上航运等等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！可以这么说，没有它山堰，就没有今日之宁波。

那么，当代及后代的人们在享受“水利”时，有否想过水利人的艰辛呢？大禹治水传说历时十三年，期间三过家门而不入。个中辛苦不说，禹还是在其父鲧九年治水失败遭流放的基础上被迫“子承父业”的。想想老爸的命运，你说禹这十三年是多么不容易！主持造郑国渠的郑国，他当时的真实身份是韩国的“间谍”、他游说秦建郑国渠是旨在消耗秦国力的“疲秦”阴谋！因此历时十余年的开凿挖掘，不但劳身更是劳心。再来看看我们身边的，始建于北宋庆历七年（1047）的三北、余姚、慈溪、镇海三地的北部地区）大古塘，限于当时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，屡毁屡建，百折不挠，延续修建了近 300 年，直到元朝至正元年（1341）才大功告成！这中间凝结了多少人的血汗，已经无法量化了。时间地域再近一点，雍正五年（1727）出任鄞县令的杨懿，在任不足两年半，在主持治理大嵩滨海平原水灾中，直接在一线操劳，遍访城乡，恤察灾情，身体力行。为与老天爷抢时间，赶工程，不敢一丝懈怠，终至积劳成疾，在 36 岁英年，累死在任

上……

每一项水利工程，不管成败，都是大批建设者多年离乡背井、风餐露宿、栉风沐雨、跋山涉水辛勤劳动的结果！

水利人无疑是艰辛的！

当然水利人也是光荣的！

禹因治水，作为征服自然的英雄，先民赋予他圣贤的美名，恒久流传并羽化为我们早期的宗教图腾。作为蜀郡太守的李冰，他在任上有多少政绩今已无人知晓，但他主持兴建开凿的都江堰却让他名垂青史。当地纪念李冰父子的“二王庙”一个王字，足以道出李冰父子在民间的地位。还有上面说到过的郑国，“间谍”身份曾被识破，然秦接受了郑国的“臣始为间，然渠成亦秦之利也。臣为韩延数岁之命，而为秦建万世之功”的说辞。不仅如此，雄才大略的秦王嬴政在切实感受到水渠给秦带来巨大利益时，慷慨地把水渠命名为郑国渠。郑国在为秦建万世之功时，也让自己名垂千秋。我们这边也是这样，今天要研究宁波城市的发展史，它山堰就如同一座巍峨的丰碑谁也绕不开。当然说起它山堰谁也忘不了王元暉。作为宁波历史上的先哲之一，王元暉的大名在宁波历史名人堂中，将永远占有显赫的位置。还有那位芝麻绿豆官杨懿，其它都不说了，光是祀祠他的庙堂，老百姓自发筹资，从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至宣统二年（1910）先后就建了五次！可见他在当地百姓心中之重！

当然还有传说中的为建它山堰而舍身的“十兄弟”，现实中

治理黄河的楷模人物李仪祉先生等等。老百姓缅怀他们，实则是缅怀以他们为代表的为水利而付出辛劳甚至生命的水利人！这难道不是水利人的荣光！